

英雄，在我身边

“镇江的杜鹃开了，好美”，风抹过我的发梢送来阵阵花香将我唤醒。苍穹是一览无遗的蓝色，如水晶般闪耀，洁白的云朵散布在天空中，越来越细，仿佛是梳洗过的头发。金色的旭日下，生活如此宁静却又充满生机。

凌晨四点，我睁开眼，梦醒了，我又做了一个无比美好却又已经许久没有实现的幻想的梦。此刻的镇江城依旧是一片寂静，只有几点闪烁如碎银的灯光透过树梢将点点斑驳投在黑色的柏油路上，时不时传来汽车的飞鸣给这毫无生机的新年注入一剂强心剂。

我坐在窗台前，再也无法入睡，黑漆漆如麻的一片黑夜正如我的内心，我挠挠头，在桌上留下的头皮屑似乎在证明我还活着。我胡乱地向窗外张望，希望能加速黎明的曙光。“吡，嘶”是水喷射出的声音，有

节奏、有韵律地重复着。我循声向窗外寻找，隐隐约约的昏黄路灯下，投出了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他一点又一点的向地面上喷洒着消毒液，一点一点，像蚕食桑叶，为小区做着保洁。他精心喷洒着，不愿意放过一个角落，好似在完成一个精密的IT软件，任何一个失误和漏洞就会造就无法挽回的后果……

他似乎累了，沉重的消毒液桶不断挤压着他还稚嫩的脊梁，瘦高的身体似乎随时都会失去平衡，他喷洒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转身也似乎变得十分吃力，他吃不消了，身体打晃了一下，猛地塌下了背上的重担，蹲在了地上。手揉揉腰部底部的地方，轻轻地锤着，想缓解自己的疲惫。

江边小城的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渐渐照亮这一片黑暗的土地，微红的阳光也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他看看天，想重新站起，背起铁质的消毒液桶弯着腰顿了顿，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咬了咬牙，陡地站起，伴着一个前跌随后稳住自己的底盘，继续开始了工作，那挺直的腰板似乎被压得有些佝偻，没有先前那样的挺拔刚毅，这是困难对他的考验，这是人生对他进行的磨练。

他终于喷洒完了最后一块土地，阳光也像一片片金子洒在他的脸上。他撑不住了，已经渐空的铁桶似乎随时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缓缓放下，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拿下了紧捂着口罩。兴许是捂得太久了，那瘦削的脸庞上留下了丝丝血印，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站起来，享受着新生的阳光，自豪地整了整右肩的红袖套。目光定格了，那上面仅有三字“志愿者”。

不只有拼死拼活的一线工

作者们是英雄，不只是研究疫苗、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人才伟大，那个凌晨努力为小区兢兢业业消毒的志愿者，在我心中，亦是豪杰！

(市实高高一15班 徐源浩)

点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有的是身披战甲高大威猛，有的是妙手回春救死扶伤，有的是聪明机智有胆有识。但请不要忘记，伟大出自平凡，我们的身边也存在着许多坚守岗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本文的作者刻画的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英雄，虽平凡但伟大，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市实高老师 焦娇)

外婆的毛裤

雾浓月明，皱纹安详，那条五颜六色的老毛裤缩在衣柜一角，失意落寞。时光被吹得翻页，定格在十年前的陵口……

那条出生于小学一年级的老毛裤，裤腿与我一起加长了二截又一截，早已寄托了生命太多的温存。

乡下的冬天总是日日刮着野风，钻进裤管里冷得人直打哆嗦。那时候，不足十平方米的卧房里总是在夜里晃着盏鹅黄色的白炽灯，外婆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极了一出皮影戏，她总是微微佝偻着背，盘腿坐在床边，两根银针在手心里交错翻飞，手掌摩挲间织出无限的温柔。冬夜里，我无数次望见这个最美好的老人，在为我筑起抵挡寒威的高墙。

第一年是深棕色的毛线，第二年接上明黄色，然后是蓝色……奇怪的颜色拼了一截又一截，终于在最后的大红色里戛然而止，临走前我骄傲地告诉外婆：“城市里没有野风的，用不着这么奇怪的毛裤。”外婆微笑着，硬是把它揣进了我怀里：“带上就不冷了。”

老毛裤在漂亮的洋装里窘迫极了，蜷缩在衣柜的暗角里，没了声色；正如那个日日在老家翘首以盼我归去的老人，被时光抛在了过去，又日渐被未来遗忘……

我从衣柜里抽出那条毛裤，时隔多年依旧是当年软绵绵的样子，温暖的温度渐渐在手心里散开，外婆手心的温度依稀也还在，这么多年的冷落，仍没散了她对我的热情？是不是每当我想起她，她也在想我何时归去？我突然无比怀念起那些年的温存，突然很怀念那些年白炽灯下的剪影……

我将那条毛裤认认真真的叠起，放在床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吧，是该穿上它了。另一条路在过去与未来间蜿蜒而开，我看见外婆正步履如当年般轻盈而来，路的尽头，是我在为她筑起高墙……朦胧间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卧房里，灯依旧明晃晃地亮着，外婆手心里仍然是银针翻飞，她抬眼望向我，笑靥如花，刹那间万般风景皆失了颜色，仿佛所有美景，我早已在她的爱里看遍……

(省镇中高二9班 王馨悦)

点评

作者以一条五颜六色的老毛裤为情感凝聚物，字里行间传达出外婆对自己的疼爱。文笔细腻，首尾圆合，细节描写生动形象，外婆在冬夜织毛裤的温情画面，唤起读者的共鸣。

(省镇中老师 耿莹)



9月6日拍摄的河北省涪源县田野风光。近期，河北张家口北部坝上地区的庄稼开始由绿变黄，坝上秋景展现眼前。

新华社发

故乡的山

置身云端，徜徉于书本，我也曾会想那如梦的远方。是从昆明迷雾重重的深林中，依稀发现蘑菇歪头钻出湿漉漉的青苔地；是凤凰古城里，湘江边上，那只小小的扁舟，舟旁美丽如伫立在神话中的白塔。

脚踏大地，奔波于城市各个角落，仿佛是宿命的牵引，我思考着，脑海中一笔一画勾勒出江南的白墙黛瓦，滑溜溜的青砖小道蜿蜒到每一户门前。放慢脚步仔细一瞧，才发现，这是散文家笔下的江南，却不是我的故乡，京口。

我眼中的它平淡素雅，又别具风韵，不似扬州的烟花三月惹人流连，也不同于金陵城中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它，几座小山点缀，北岸长江水浩浩荡荡。

镇江的山很少有绵延不绝的，也少清奇险峻的，它们都干脆脆，温温和和的，都如同一小块晶莹幽暗的绿玉，舒舒服服躺在城市之中。金山、焦山、南山、九华山、宝塔山、北固山……顺着山脚，一条路拐到尽头，一转弯，眼前就又是一座新的山，哪哪都是山。

金山依偎着长江，是热闹。它思考着，如何在寂寥的岁月里，染上一点令人欢喜的光彩。它从未清高，你能听到湖中懒懒散散的鸭子船上，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一串又一串。荷花塘里的乌龟忘记了年龄，随意趴在石头上晒太阳，睡午觉。它载着白娘子的爱情，载着袅袅的香火，踏入尘世的喧嚣，与巷口不识字的缺牙老太太讨论新年的祝愿，赠送给无数独守的父母一支平安签。

城中一群人，像山一样思考。我经常去一家小面馆，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他能一时间操控十几只碗。长筷子一卷，竹斗一提，一团雪白筋道的面落入碗中，随即一手将汤勺侧倾，白色的面汤一滴不漏的浇透了面团，另一只手撒上碧绿的葱花，香气顷刻从碗上方向四面八方弥漫。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只需一分钟不到。后来和他熟络了，才知道他每天四点就起床熬酱汁，一刻也不停地忙到中午，下午又要准备第二天的食材，就像个不生锈钢的永动机。问他为何能坚持下去，他的不二法门只是简单的

“苦中作乐”而已。

生活压弯他的脊背，他便负重前行。他独创了鲜美无比的锅盖面酱汁，连下面的手法也如修炼武功一样，练就了许多招式。他爱上了锅盖面，爱上了热腾腾的面香，也与四点钟的红日为友。他曾乐呵呵地请许多老顾客吃面，庆祝他的小孩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老板没有时间去金山里游玩，也不懂烧香拜佛，他每天清晨抬眼是青山在雾中依稀的轮廓，红日见证，青山在俗世里思考着未来的光彩，他在面锅的热气中也思考着未来的光彩。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北固山无语，辛弃疾替他吟诵——建功立业，山河统一。焦山索性一脚踏入江中，有些固执地凝视江面。古炮台上，是鸦片战争时期，京口军官奋勇杀敌，血洒疆场。千百年来，山之所思，人之所思，人之所行。

还是幼时的我，无形中望着山那边遐想。以前家住南山边，雨后推窗望去，是片万竿竹子汇成的绿色汪洋。我也栽一盆绿萝在窗前，用一抹清新嫩

绿呼应连绵的绿波。

凯恩哥姆山于漫长岁月里，遇到它最默契的老友——谢泼德。山，不再孤独。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城中你我与山为伴，重重小山便不再孤独。

我的故乡，青山开道，前路一片明媚。

(省镇江一中高三13班 黄灵欣)

点评

山，像一位仁者，总是岿然矗立在那里，任庭前花开花落，任天外云卷云舒，它都只是静静地伫立着，一动不动。山，本身可能是沉重的，不符合青春的亮丽色彩，但山能让人心安的存在，我们总要慢慢学会不断修炼像山一样的思维，去往视角更好的地方，看到更美的风景，见到更多的人，体会到更多的奇妙心境。

(省镇江一中老师 田静)